

張良

名人
大傳

傳

2
GREN DAZHUAN

ZHONG GUO GU DAI

MING REN DA ZHUAN

名人大传

张良传

宋大川 编著

远方出版社





目 录

出身世家	哀叹国运	(1)
秦灭韩国	公子立誓	(10)
图穷匕现	淮阳拜师	(17)
得遇奇士	寻刺暴君	(26)
椎击始皇	邳桥拾履	(34)
结交项伯	驰道狂言	(42)
二世暴政	戍卒举旗	(50)
刘项发难	良伯起兵	(59)
初会沛公	辅佐韩成	(68)
定陶兵败	北上救赵	(78)
刘邦西征	张良献策	(87)
章邯降楚	沛公伐秦	(95)
攻入咸阳	还军霸上	(102)
项羽入关	司马告密	(110)
鸿门涉险	应对自如	(117)
霸王分封	子房谋汉	(126)
惜别故友	远送汉王	(134)
彭城逞威	汉中拜将	(142)
计定三秦	隐士出山	(150)
项羽中计	刘邦得势	(159)
陈平投汉	楚汉交兵	(166)



张 良 传

目
录

名

人

大

传

霸王回兵	魏豹叛汉	(174)
张良荐将	韩信出兵	(182)
招降英布	驳斥酈生	(190)
范增出走	纪信救主	(198)
围魏救赵	卷土重来	(206)
带伤慰将	巧言说齐	(214)
囊沙断流	顺水推舟	(221)
韩信拒谏	楚汉议和	(228)
会师垓下	自刎乌江	(236)
刘邦登基	廷论得失	(244)
杀一敬百	布告万民	(253)
鸟尽弓藏	谢病不朝	(262)
众将谋反	雍齿受封	(272)
太子风波	吕后求策	(280)
高祖出征	重托留侯	(289)
商山四浩	弥祸无形	(297)
脱尘弃世	仙游四方	(304)



出身世家 哀叹国运

经过漫长的原始社会，大约四五千年前，在中国大地上，终于揭开了中国阶级社会的序幕，建立起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

夏朝约经历了四百余年，之后又经历了约五百年的商朝，大约三千年前，我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三个奴隶制大国——周朝。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巩固新生的政权，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周天子实行了大规模的分封。那些被封的诸侯尊周天子为其主，按时朝觐纳贡。分封制确使当时的社会得到稳定的发展。可是好景不长，到周厉王时，阶级矛盾就空前激化，甚至在公元前 841 年，还发生了国人暴动。这时，西方的犬戎又乘机入侵，迫使周平王于公元前 771 年将国都从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东迁到洛邑（今河南洛阳）。

国都东迁后，周王室的元气不但没有恢复，反而更加衰败。那些原来被封的诸侯王们，开始各行其是，后来甚至完全把周天子撇在一边，变成了一个个割据一方的独立王国。他们为了富国强兵，发展实力，竞相招募名士，实行变法，终于完成了向封建制的过渡；而为了争夺地盘，抢夺财产，诸侯国之间又不断征战，割据称雄，相互兼并，使原来的一百四十多个诸侯国，合并成了十余国。十余国间更是连年征战，史称“战国时期”，其中较强的是秦、楚、齐、燕、赵、魏、韩，被称作“战国七雄”。七国间的征战不仅更加频繁，战争的规模更



是空前，兼并的性质也更明显。我们的故事，就从这兼并战争的最后阶段开始了。

公元前 350 年初春，春风吹绿了黄河两岸，人们已开始在田间繁忙地耕作，大地又恢复了生气，可是，韩国的国都郑（今河南新郑）还是死气沉沉。

这韩国原是从春秋时的晋国中分出来的，其疆域最初在今天山西省的东南部，后来扩大到河南省的中部。国都也曾多次迁移，公元前 375 年，最后才定都在郑。

韩国的东方和北方是比韩国强大得多的魏国和赵国，西方是虎视眈眈的秦国，南方是不断开疆拓土的楚国。它境内一马平川，无险可守，经常受到邻国的攻击。多年来，韩国就是在这种状况下走过来的。如今当政的韩昭侯倒不是个暴君，也不是个昏君。他很想有一番作为，很想挺起腰杆，像个国君的样子，很想像别国那样，重新造一座气派的王宫。可是一想到敌国大兵压境，他就不寒而栗；一想到乱糟糟的王宫，他就不免有些气馁，甚至痛恨自己无能。他不仅感到自己比其他国君矮半截，就是在自己的臣民面前，他也觉得惭愧无比。一想到这些，他就心烦意乱，彻夜难眠。做国君的是这种心态，国家怎么会有生气呢？

这天，韩昭侯正闷闷不乐地坐在宫中，相国开地突然前来拜见，说有要事禀报。韩昭侯不假思索，立刻传令进宫。开地与周天子同姓，都姓姬。虽说他年纪还不算老，可是进宫辅政也有些年头了。他老实巴交，没有什么奇才，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政绩，但他倒是尽心国事，为人正直，所以国中遇到事情，韩昭侯总是愿意听听他的意见，现在见他突然进宫，便问道：“爱卿有什么事吗？”



“臣发现大王近日总是闷闷不乐，甚是忧虑。”开地说。

“让你说对了，我已经有两夜没有合眼了。”

“又是因国弱民困、敌国入侵而忧虑吧？”

韩昭侯想，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可是又一想，作为一个大臣，能和自己说说心里话，这也是难得。他今天突然进宫，说不定还有什么高见呢，于是就如实说道：“从先祖立国以来，我们韩国算来已有一百年了。我们的历代先君可谓尽心竭力，可是国家硬是没有强盛起来；寡人继位以来，可谓是礼贤下士，可是臣民们硬是不把寡人放在眼里。我们国内是这般样子，周围又都是虎狼之国，经常夺我土地，抢我财物，搞得我们人心惶惶。寡人多次召集群臣，共商退敌之策。有的大臣主张割地求和，可是敌国的贪欲是无限的，而我们的土地是有限的，割地求和显然不是长久之计。你倒是主张武力御敌，可是以我们的兵力，能和哪个国家相抗呢？只要一想到这些，我就食无味、寝不安。”

开地见国君如此坦诚，于是就大胆地将今天进宫的目的和盘托出：“卑臣有个要好的朋友，叫申不害。这人虽然出身卑贱，但非常关心国事，而且很有见地。近日卑臣谈到大王闷闷不乐时，申不害直言不讳地说：‘大王这是在为国事操心。大王能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希望所在。’然而他又认为，国家的危、亡、乱，主要的不是来自敌国。做小民的总是牢骚满腹，做臣子的只是相互埋怨，做国君的只知唉声叹气、优柔寡断，这才是最危险的。”

“说得好，继续说下去。”韩昭侯听着，一下子打起了精神。

开地接着说：“申不害提出，国家的当务之急是上下团结，





振奋精神，而且要首先从大王做起。”

“好！不过你再说具体些。”韩昭侯显出非常兴奋的样子。

开地说：“申不害识文断字，读过不少书。他说《诗经》中有一句话：‘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意思是说，国君要有富国强兵的雄心壮志，勤于政事。只要大王不再整天唉声叹气，大臣们就会振作起精神来。他还引用《诗经》中的话说，国君要‘敬慎威仪，维民之则’。就是说，大王要把庄重威严的举止作为自己的行动准则。大王的举止庄重威严了，臣民们还敢牢骚满腹、胡言乱语吗？而要做到庄重威严，就须谨言、慎行，大王的一言一行都应有一定的用意。长此下去，臣民们对大王就会产生敬畏的心理，对大王的一举一动就会非常在意。这样一来，政令不就通了吗？各级官吏都尽心国政，国家自然会富强起来。”

韩昭侯听了，连声赞道：“申不害这人不简单，说的确有道理，能把他叫来让我见见吗？”

开地满口答应，第二天，就领着申不害来到王宫。在韩昭侯面前，申不害不卑不亢，侃侃而谈，有条有理。韩昭侯听了，更是赞叹不已。

“相国今日给我举荐了一个奇才，立了一大功啊！”于是当即任命申不害为左相，与开地共同帮助他治理国事。

韩昭侯对开地和申不害非常信任，而且事事照着他们说的去办。一次，韩昭侯命侍从把他的一条旧裤子收藏起来，侍从说：“大王也太小气了。一条旧裤子，随便赏个人算了，还何必收藏起来呢？”韩昭侯笑笑说：“这你就不懂了。我的两个相国常说，国君皱一下眉头，或者轻微地一笑，都须有一定的用意，何况是送一条裤子呢？你务必把它收藏好，我将来要赏给



想到这些，他就心烦意乱，就觉得有好多话需要说，有好多事需要嘱咐。

姬平躺在床上，把大儿子叫到跟前。

依照血缘，姬平的儿子自然姓姬，而两个儿子的具体名字，史书中均无记载。不过需要提前说明一下，就是姬平的这个大儿子，后来曾招募壮士，在博浪沙椎击秦始皇。为躲避官府的缉捕，他改名张良（字子房），以后又做了刘邦的谋士，为汉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对这样一个做出经天纬地业绩的历史人物，我们不可妄加演义，现在只好先称其为“姬公子”吧。

姬平把公子叫到床前，有气无力地说：“你也快十岁了，该懂事了，以后不要再总是贪玩。”

“是。”姬公子垂手站在父亲床前，低声答着。

“看来我们的国家难以保住，被强秦灭掉是迟一天早一天的事了。但无论什么时候，你不要忘记自己是韩国人，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宗，不要忘记报仇。”

“是。”姬公子答应着。

“不过要报仇，就得有真本事。而要有真本事，就要尊敬长者，虚心讨教。我们家世代为官，也积攒了些家业。这家业，如果能保住，当然很好，但我想，如果国家亡了，家业还如何能保得住呢？唉，尽力保吧。”

“我听大人的。”姬公子说。

“还有，王司徒为人正直、忠厚，我们共事多年，关系甚好。他愿与我家结为姻亲，我已答应下来。他的小女聪明伶俐，只是身体瘦弱些。将来你们完了婚，要和睦相处，并照顾好弟弟。”



“记住了。”

别看姬公子年岁不大，但很懂事，对父亲的嘱咐听得很仔细，很认真，姬平看到已经懂事的儿子，心里踏实了许多。又过了几个月，年老的相国终于撤下纷乱的国事，撤下两个年幼的孩子，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相国姬平去世不久，他辅佐了多年的桓惠王也告别了他那个危机四伏的国家，把个烂摊子交给了自己的儿子韩王安。

韩王安即位后，邻国赵、魏自顾不暇，与韩国间基本是相安无事，只是西方的秦国越来越咄咄逼人了。

这秦国，本是东周初年周平王时分封的一个诸侯国，国都最初在西犬丘（今甘肃天水西南、礼县东北），当时的疆域主要在今甘肃东南部和陕西西部的渭水流域，后来逐渐吞并西戎各部，向东扩展，公元前 677 年，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东南）。到战国时，秦国实行了一系列改革，特别是秦孝公时采用商鞅的变法主张，使秦国一跃而成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公元前 350 年，还把国都迁到了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秦国自建国以来，已有五百多年，经历了三十一代国君。公元前 246 年，第三十一代王秦庄襄王病死，十三岁的太子嬴政做了国王。强邻易主，终究是个改善关系、扭转被动挨打局面的难得机会，但通过什么办法实现这一愿望，韩国大臣们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有的说：“前些日子，魏国的信陵君率五国之师，在河外（今河北南部）把秦军打得溃不成军，狼狈而逃，信陵君率师一直追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东北），真是威震天下。以此看来，秦国固然强于我国，但也不是不可战胜的。我们应与赵、魏等国和好，甚至联合东方的齐国和南方的楚国，坚持抗秦。”有的说：“山东六国中，我们韩国最小，而且紧靠着强



秦。在目前形势下，武力抗秦，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大臣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那韩王安本来就是个小无为、只知享乐的国君，在这种局面下，他也只是看看这个大臣，望望那个大臣，一句话也说不出。王宫中激烈地争论了一阵，热闹了一阵，又一下子变得沉默了，冷清了。过了好一会儿，一个大臣打破僵局，一字一板地说道：“秦国是虎狼之国，贪得无厌，它不仅想吃掉我们韩国，而且要把整个山东六国全部吞掉。我们单独抗击，确是以卵击石；联合抗秦，这办法苏秦在几十年前就开始实行了，结果并没有阻止住秦国的东侵，所以以臣之见，还是与秦以和为上。但又不能以割地求和，因为那是慢性自杀。目前秦国新王刚继位，我们不妨前去祝贺，这就可化干戈为玉帛。另外，这些年来，秦国连续大旱，粮食歉收，我们可顺便派去工匠，帮助秦国兴修水利，他们肯定高兴。我们派去的工匠，表面上是帮助秦国兴修水利，真正的目的是要耗费他们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样，秦国既与我们和好了，同时又失去了对外征伐的能力。”

“好计，好计！”大臣们紧皱的眉头又舒展开了。韩王安见大臣们一致赞成，也就欣然同意。姬公子这时已成为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虽然他没有接替父亲的相国之职，但也没有回到原籍颍川城父（在今安徽亳县东南），而是谋了个国王侍从的差事。又由于他从小所受的教育和环境的影响，所以非常关心国事，还结交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是当今的王相国，也经常受到姬公子的拜见，二人甚至成了忘年之交。

这天，姬公子来到王相国家，简单地寒暄了几句，就问道：“听说我们国家派水利工匠到秦国去了？”

“是的。不过这真正的目的不是去修水利，而是要消耗秦



张 良 传

非提出的那套去办呢？我也觉得韩非的那些主张有些不近人情，没有为他说话。为此，他非常悲伤和气愤，还专门写了《孤愤》、《五蠹》、《说难》等文章，发泄他的不满。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都主张法、术，但论二人的本事，李斯远不如韩非。可是人家秦王重用了李斯，使国家日益强盛起来，而我们……唉，晚了，一切都晚了。”王相国停了一会儿，又深为忧虑地说：“秦王虽然很残忍，可是对法家刑名之说很感兴趣，对主张刑名的人格格外器重。如果韩非被秦王留下，那可就更糟了。”

“韩非还会亲自领着秦兵，来攻打自己的国家吗？”姬公子有些不解地说。

“他为秦王出谋划策就不得了了，还用得着亲自领兵吗？”

“如果做出那种丧尽天良的事情，他怎么对得住祖宗？还怎么算得上韩国的臣民？”年轻气盛的姬公子越说越气愤，“谁胆敢灭掉我们韩国，我就不让他好死！”

“这话可不要乱说！”王相国打断姬公子的话，“以我看，我们国家被秦国吞灭，是早晚的事，大局已定，到时候还是谨慎些为好。”

且说韩非来到秦国，不出王相国所料，果然引起秦王嬴政的兴趣。而怀着对韩王安满肚子怨恨的韩非，也想乘机在秦国施展一下自己的才华。为了得到秦王的重用，他迫不及待地给秦王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写道：“现今秦国的疆域方圆数千里，军队号称百万，号令森严，赏罚公平，天下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卑臣冒死渴求见大王一面，想说一说破坏各国联合、使秦国统一天下的计策，您若采纳了我的计策而不能灭亡六国，我甘愿受死。”

